# 四十六

# 从《活着之上》到“堕落式”人物形象演变的作用

“镜头由洗衣机内部向外记录，大把的美钞在里面飞舞，洗衣机还没完全停转沃尔特就打开了门，拿出那些洗掉冰毒味的钱。”

上面这个分镜来自美剧《绝命毒师》的一段开头。剧中主角沃尔特在疾病与利益的不断推动下，从一个天才化学家，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逐渐沦陷、堕落成一个残忍专断的大毒枭。以上这段分镜就是沃尔特在洗除钞票上残留的毒品味。

和很多人想得不同，《绝命毒师》不是一部去洗白毒贩的作品，而像是一首描述沃尔特在挣扎中堕落的悲歌。剧中沃尔特在日进斗金的同时，他的家庭也逐渐分崩离析，他自己也逐渐变得暴躁、易怒。那个曾经善良老实的沃尔特死了，那个不可一世的天才化学家沃尔特也死了。而沃尔特这种“下坡路”型的人物性格变化，即是各类故事中常出现的“堕落式”人物形象演变。

什么是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？我们都知道在人物形象的塑造过程中，有一个困难且关键的要素，即人物成长。“堕落式”的人物演变不同于一般的人物成长过程，它更像是一种反向的人物成长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人物的成长往往呈现出一种向“上”、向“善”的发展趋势，某某人变得更善良、更成熟、更稳重，就比如哈利波特的成长历程。但在有些时候，人物的成长呈现出一种反向的演变，简单说就是人物在堕落，就像《绝命毒师》中深陷制毒行业的沃尔特，《骆驼祥子》里的逐渐麻木不仁的祥子，他们都是这种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的典例。

那么这种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有什么作用吗？它对人民、对社会有什么意义吗？网上说，我们只是想观望他人堕落的历史，并以此来获得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

在我看过的各类小说里，《活着之上》有着不一样的色彩，它的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也有独到之处。这次，我便从这本小说的读后感开始，讲一讲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的现实意义。

《活着之上》首次出版于2014年，作为阎真先生的代表作，《活着之上》一经出版就深深震动了文坛，2014年成为了唯一一个获得首届路遥文学奖的作品，同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提名，2015年书业年度评选中获得“年度图书奖”，而书中那位于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的主角聂致远，则给了我所有奖项头衔都无法给予的震撼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新的思潮逐渐在社会上涌起，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转型，而我们的主角聂致远便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兜兜转转，带领我们品味着生活的苦楚。

聂致远本是一位充满着学术热情的青年，对历史的热爱、对知识的向往似乎是他的天性。就像王小波说的:“知识的美好来源它本身。”聂致远也是一位对知识本身无比热爱的学者。作品的开篇两章写爷爷将《红楼梦》枕着入葬和去西山拜谒的赵教授，其实就是一面倾斜的镜子，倒映着聂致远那份文人学者的清高与担当。

但生活不是细心的读者，它没有顾及学者的那份自尊，无视了那风中的青柳，倒下了肮脏的苦水。

渐渐的，聂致远的“堕落”开始了。对赵平平的爱让他努力想找个挣钱的工作，多年来考博不上促使他用起投机的方法，在告别赵教授后再一次回到西山竟也是为寻些值钱的古画……聂致远在堕落，他那文人的风骨、学者的担当一次次被冲击、被重塑，当他向蒙天舒求助走后门时，那姿势已经像极了一条狗。看到这里，读者无不感慨万千——曾经的那个聂致远已经死了。现在的聂致远深陷现实的利益洪流之中，在挣扎中堕落，逐渐地沦为麻木的俗人。

而在诸多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中，聂致远显得极为特殊。《活着之上》这本小说自始至终，从未将笔墨脱离出日常的现世生活，无论是爱情受金钱捆绑的困境，多年考博失败的难题，都未离开我们的现实问题。阎真先生没有在书中描述血腥的战场，没有烈日下的万里饥荒，他的文中还未见有过亡魂，却有一个在绝望中堕落的可怜人。这与很多作品是不一样的，祥子的堕落有幕后的军阀暴政，也有幕前的虎妞、小福子等人的惨死。一个角色要想达成这种“堕落”，离不开某种关键的原因，而这种原因往往都是黑暗而血腥的。但我们刚刚提到，《活着之上》没有杀死一个人，甚至它的笔墨都从不触及现世之外，那么它是如何让聂致远这样的一个正直清高的学者堕落的呢？

答案就在于现世本身。

现实中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，我们的土地上没有战火，但世界上没有不存在黑暗的角落的地方。万物皆有阴阳两面，在社会的转型时期，剧痛和伤痕不可避免，而聂致远也在这个时代中迎来了自己的剧痛与伤痕。是的，聂致远他没有经历战场与饥荒的绝望，但社会中的黑暗依旧能把绝望送到聂致远的家门口。

在新时代社会转型的浪潮中，利益观的变化是一个深受诟病的问题，像“金钱至上”、“有钱即是王道”等扭曲的利益观横行于社会的各个角落。聂致远的人生也显然被这种“钱权至上”利益观侵犯了。当聂致远和赵平平的爱情与现世的利益向驳，赵平平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将二人拆散，并以利益的角度让赵平平向钱权的掌控者处投诚。后来聂致远在考博成功后与赵平平复合，但他们的生活却依旧没有摆脱这种扭曲的利益观的束缚，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现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强迫着他们承认那肮脏的利益观。

这样的爱情是被扭曲的，它已经丧失了那青年时代的青涩与淳朴。爱情观被扭曲，人们便忘记了爱的含义，便在那里胡说口谑，说什么爱情不过是一种感觉，说什么爱情不过是一桩买卖，全然忘记了爱情本是责任，是对人生的责任。爱情生活被扭曲，那屋檐下的情人便被拷上了枷锁，生活开支不断扩大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哪怕是在二三线城市，新婚家庭的月开支也在8000元以上（不包括养育儿童的开支），现世生活中那千斤的负担逼迫着一对对情侣向利益低头。

小说中聂致远还碰到了两个有趣的人物，他们分别是聂致远的大学室友蒙天舒和博士室友郁明，他们是受利益观影响的知识分子的代表。蒙天舒将知识视为换取权力的钥匙，而郁明将知识当做变现的机器。曾经的我们说:“知识就是力量。”而现在的我们说:“知识就是金钱。”知识的价值受到了利益观的扭曲，人们普遍将知识看做通往富贵与权势的工具，知识真正的美好又有几人可知呢？我们的父母常常告诫我们:“读书是为了成为人上人。”但知识本身的价值真的全在于此吗？

小说在大段篇幅中提到了曹雪芹，提到他那呕心沥血的创作，提到他颠沛流离的一生。他似乎可以解释关于知识价值的问题。曹雪芹的的大半生都投入进《红楼梦》的创作中，我们后人很难想象他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磨难，但根据我们现在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来看，曹雪芹不会是一个知识贫瘠的人，那他为什么不用这份学识去换取钱权，让自己也成为一个“人上人”呢？因为知识的价值不在于此。知识的价值不在于郁明的“变现”，也不在于所谓的“人上人”，而在于它自身本就美好。王小波说:“热爱历史的人，他活在现今往后数千年的漫长岁月里；热爱理科的人，他活在现今往前一望无尽的辽阔未来中。”知识自身就是在展示一个奇妙的世界，它带你去听古代沙场上的齐天锣鼓，它带你去看光年之外的浩瀚银河。知识自身就带着美好，所以曹雪芹会与它相拥，司马迁为它牺牲自己，孔子因它周游列国。扭曲的利益观蒙住了人们的双眼，我们只看见知识能带来财富，能带来权力，却瞎了眼了看不见那份知识自身的美好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文中写过一段这样的情节:一位东北的孟老板聘请聂致远为自己写家族史，在聂致远发现孟老板的爷爷曾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日本人造铁的时候，要求聂致远对史实进行修改。我们都知道各个时代都有过以主观意见或政治需要，而将史实进行修改甚至杜撰的行为发生，这种行为无疑是在破坏历史的真实性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在直接破坏知识本身。利益观的扭曲已经扩散到学术界各处，它带来的危害也难以想象。如果知识自身就这样被忽视、被破坏下去，那么真正的知识将荡然无存。到那时，我们在需要利用知识进行发展时将无所依靠，我们在历史中的捍卫者形象也将被篡改，在那虚假的历史中，我们的形象或许还会与那些肮脏的侵略者互换!这种事或许已经发生了，台独分子谣传“大陆人吃不起榨菜”、美国将我国称为“世界上最危险的国家”，还有日本历史教育只字不提南京大屠杀，这些在利益下变换的“史实”不也是一个敲响我们的警钟吗？小说提醒着我们要去改变这种利益观泛滥的局面，不然等到我们成为烹杀福王的李自成时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

那么方才所说关于《活着之上》的内容又与我们最开始提到的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的作用有什么关系吗？你品，你细品……没错，我们方才使用了大量的篇幅说明《活着之上》深刻地批判了的利益观对社会的侵犯，那这本《活着之上》又是如何让这种黑暗的社会现象在字里行间透露了自己的嘴脸呢？正是通过聂致远的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做到的。“堕落者”有别于一般的反派角色，也不是我们常理解的“逼上梁山”。“堕落”前的人物往往都有美好的前途、幸福的家庭和正直的三观，我们这里所谈的“堕落者”最关键的是三观的堕落，也是在最后沦为了彻底的悲剧角色，这也是他们和我们常理解的“逼上梁山”最大的不同。而对于这种原先光明、幸福且正直的人物，他们的“堕落”过程必然会引起读者思考，于是这一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便成了反映环境黑暗的极好渠道。为什么他们会变成这样？这是人们在面对“堕落者”经常提出的问题。因为社会上扭曲的利益观的泛滥，聂致远狗一般地向蒙天舒求助；因为军阀势力和封建残余的恐怖统治，祥子变成了麻木不仁的行尸走肉；因为对绝症的彻底绝望和美国毒品问题的猖獗，沃尔特成为了心狠手辣的大毒枭。这个读者问出的“为什么”，就是“堕落式”人物演变的作用。

那残红的夕阳沉入夜里，星空下的人便为其叹息。在小说的反派角色塑造时，一个“堕落式”的反派角色是很触动人心的，也是最吸引人的反派类型之一，像首个获得奥斯卡最佳配角奖的小丑（希斯莱杰 饰）就是一个典型的“堕落式”反派角色。我们也自然会喜欢这种反派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眼中也曾闪烁着异样的光。

“我那灿烂而辉煌的过往，已是我最不愿直面的噩梦。”

——《绝命毒师》